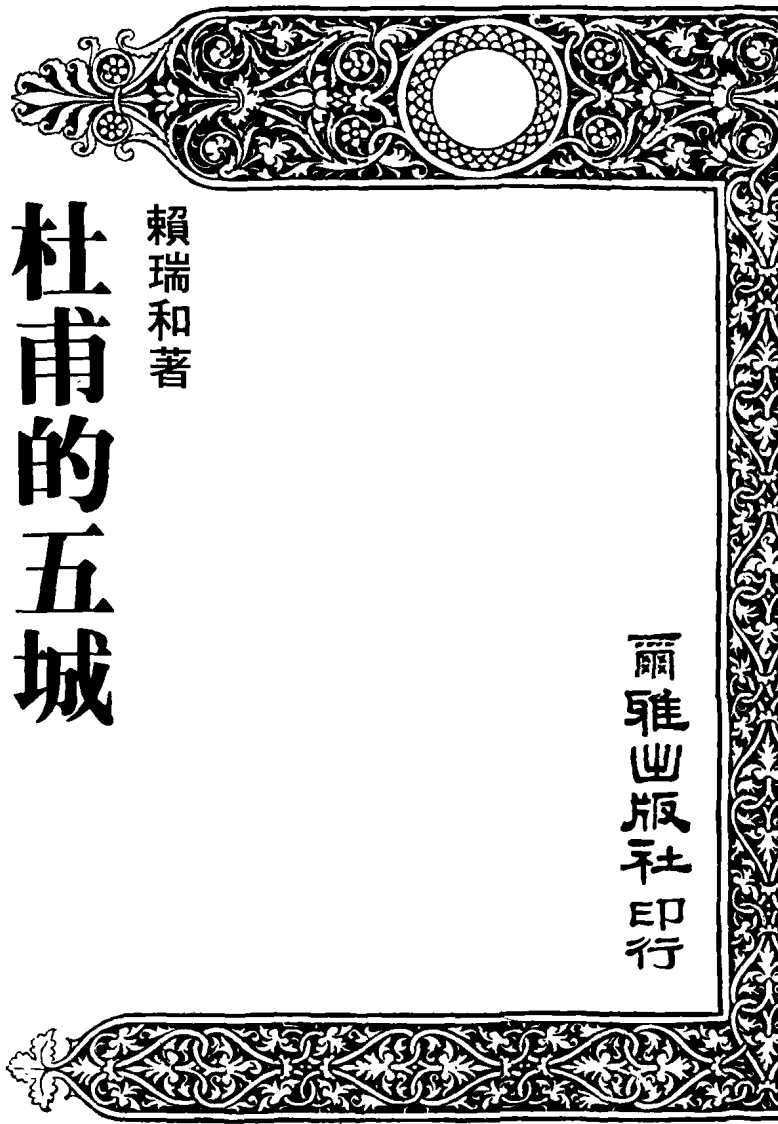




賴瑞和

杜甫的五城

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遊



杜甫的五城

賴瑞和著

爾雅出版社印行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曾堯生

杜甫的五城（爾雅叢書之 340）

作者：賴瑞和

校對：賴瑞和·喬城·彭碧君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

廈門街一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

電話：二三六五四〇三六 傳真：二三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

網址：<http://www.elitebooks.com.tw>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

印刷者：崇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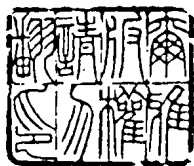
三重市三和路四段八十九巷四號

一九九九（民八八）年十二月一日初版・二〇〇三（民九二）年五月一日六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 280 元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639-276-4

爾雅出版社特別推薦

乘火車，擠巴士，單身走遍遼闊的中國大地。是許多人埋在心底的渴望，也是本書作者賴瑞和少年時代的一個夢想。三十五歲那年，他終於漸漸圓了這個夢，帶著一本中國地圖，一本《全國鐵路列車時刻表》，走過徐霞客走過的路，又到過許多徐霞客未到的地方。橫過中國大地四萬多公里，和大陸民衆一起擠爆滿的火車，睡簡陋的小旅社。

本書即作者九次中國旅程的記錄。以簡樸親和的文字，細寫比較少人到的「非旅遊熱點」和文物，趣味中，集地理、歷史、文化於一爐，本書涵蓋的範圍之廣，作者旅程之長，爲歷來所罕見。

本書作者賴瑞和，廣東梅縣人，一九五三年生。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及博士。曾任教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及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本書是作者的第一本書。

杜甫的五城

【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遊】

杜甫的五城

賴瑞和

人生旅程的一半	1
種柳柳江邊	23
仙人的糕點	37
長安水邊多麗人	59
入西域記	101
五城何迢迢？	135
誰謂河廣？	157
南詔緣	177
入蜀下三峽	191
湘西行	203

便下襄陽向洛陽 211

細雨騎驢入劍門 223

出川西記 239

過青海 257

隨興的旅程 275

武梁祠 295

太史公的遺憾 311

砂河的公廨田 331

陝北的黃土地 351

咸陽布衣 369

相看兩不厭 397

後記 405

人生旅程的一半

1

十多年前，我還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唸博士的時候，經常有機會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劉子健教授，在東亞系那間雅致的壯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劉老師對我說：「你是唸唐史的，應該到西安去看看。」跟著，劉老師突然站了起來，用雙臂做了一個環抱的姿勢說：「西安南部都被整個終南山包圍著，你去看，就知道爲甚麼唐朝要選在長安建都，因爲那裡可守啊！」

劉老師的這一番話，和他那個生動的環抱手勢，正好打動了我心深處，一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還以爲，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區，往南一看，就可以見

到終南山！從此，我更下定決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還要走遍整個中國大地。

當然，我這個走遍整個中國的夢，並不是在普林斯頓時開始的。我記得，早在中學時代，讀了許多新文學作品和武俠小說，我的幻想已經到了黃河、長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巧，整個中學時期，大陸都處於文化大革命中，對外深鎖。七十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唸書，大陸開始慢慢開放，但我是窮學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處了。

在普林斯頓五年，我改行專治中國文史，其中一個原因，恐怕也是因為這些幻想和欲望，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實現的另一種反應。既然到不了中國，那麼在故紙堆中，捕捉中國的影子，也是一種補償吧。不料，這樣做真的是愈陷愈深。書本上的中國，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選的是《唐代的軍事與邊防制度》。這個題目，正好可以讓我在幻想中，奔馳在整個大唐帝國的廣大版圖上，從西北邊疆跑到西南邊界，再隨著隋唐大運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瞭解唐代在全國各地的軍事部署，當然要先弄清楚整個唐代的歷史地理。在這方面，一般的歷史地圖集是不足以應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嚴耕望院士，是這方面名滿國際的權威。世界上恐怕沒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當年我讀他的一系列論文，和他那套大部頭的專書《唐代交通圖考》，都深為傾倒，也常常在想，甚麼時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圓了我少年時代的一個夢，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幾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詩《塞廬子》的起首兩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歷代注釋杜詩的學者，對「五城」何指，不敢確定，看法也不盡相同。連博學的錢謙益，也只引了幾條前人互相矛盾的說法了事，把讀者更弄糊塗了。據嚴耕望的考證，這裡應當取朱鶴齡的注。這「五城」其實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區的五座主要的軍城：定遠、豐安、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東受降城。

這五座軍城，對唐代的西北國防太重要了，所以連杜甫寫詩，也要提上一筆。它們的位置和距離，在《元和郡縣圖志》等唐代的地理書中，都說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遠，有多「迢迢」，我就沒法體會了。所以，我常想，總有一天，我一定

要乘搭火車，沿著黃河，走這一段路。從現代的銀川出發，往北走，經包頭，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頓期間，我靠獎學金過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沒有多餘的閒錢去旅行。到中國去的機緣，一直要等到我在普大寫完了論文，轉到香港去教書後，才給我碰上。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決定接受香港嶺南學院的聘約，到翻譯系去教中英翻譯。我想其中一個促使我接受聘約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香港和大陸，只隔了一條短短的羅湖橋。我心想，從此住在中國這個南方的門戶，必定有許多機會，經常到大陸去圓夢。

嶺南的這份教職，也是我幾乎十多年來，一直在大學裡頭讀書，沒有正常工作後的第一份差事。我這才開始有了「正規」的收入。嶺南的暑假長達三個多月，閒我也有。於是，到香港後的第一個暑假，我終於踏上往中國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歲，正好走到了詩人但丁，在《神曲》一開頭所說的「人生旅程的一半」。我有幸在這一個意義深長的年齡，開始整個中國大陸行，覺得真是一種美麗的巧合。

那年暑假，我籌劃旅程，一開始就決定，火車將是今後中國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這可能又是我少年時代的另一個夢想。在整個中學期間，我們一家就住在一個火車站附近的一座高樓上。在那個慘綠的，帶點莫名苦悶的年代，我經常無聊的站在門口，望著樓下路過的火車發呆。久而久之，火車變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份。火車到站的聲音，常常可以作為我家生活作息的時鐘。

清早第一班從北方開來的客運火車，開進站時，我知道是七點十分左右，必須趕緊下樓上學去，再遲就來不及了。傍晚另一班列車到站時，我知道家裡就快開飯了。夜裡，睡在房中，常常可以聽到最後一班載貨的列車開過去，那便是半夜十二點左右。它的老式蒸汽引擎發出的清脆聲音，那種一長三短的韻律和節奏，我到今天依稀還記得。下午放學回家，無聊時望著這些火車，常在幻想，甚麼時候，這些火車可以載我離開那個南方閉塞的小城，到外頭遼遠的世界去浪遊。

少年時對火車培養出來的這種特殊感情，到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時，一有機會，真是一發不可收拾。我這個「火車迷」，不但決意要乘火車，從廣州坐到

西安，而且還要從西安，乘火車到遠在新疆的烏魯木齊。這些都是長達好幾千公里，好幾天幾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這樣，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說的「何迢迢」的滋味，才能親身體會兩地的距離，才能讓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過去。這些，都是乘搭飛機沒有辦法做到的。

翻開中國地圖，發現地圖上幾乎每一個地方，我都想去。唐代軍隊到過的地方，我更想去。唐朝建都長安，整個國防的中心點在西面。主要的外敵，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後期是西南面的吐蕃和南詔。這幾條防線上，每一個重要的據點，我都想去走一走。

翻開地圖，我彷彿一個七歲的小男孩，打開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門。店裡的各種玩具，現在可以任我挑選了。我貪心的圈下一個又一個地名。但中國畢竟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整整三個月的暑假，走也走不完。我決定分成好幾個暑假和寒假，來完成我的大陸行。

畢竟，我當時還沒有在大陸旅行的經驗，也不清楚大陸的火車鐵路系統，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我決定先來個熱身試探。第一年暑假的六月，先乘火車，最北

只到長沙、岳陽，然後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當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再乘長途汽車到梧州，順著西江，飄流到廣州。最後，要回到我的祖籍，也是我母親的故鄉廣東梅縣。而且，我要追隨我母親當年下南洋「出番」下嫁的路線，從梅縣乘車到潮州和汕頭，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

這一段路程，只要兩個多星期。到八月底，天氣比較涼快以後，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3

一般從香港進入大陸，是穿越羅湖橋的。不過，還有一個更吸引我的方式，是從澳門出發，進入中國的拱北。我想，多半是拱北這個別致的地名吸引我。而且，在清代，外國使臣到中國去朝貢，也多半取道澳門，沿著珠江北上，而非香港。在唐代，澳門珠海一帶，還是南蠻之地。朝廷的大臣被流放，不少也被送到這裡的。

澳門的關閘是個不設防的地方，不查護照，門戶大開，旅人自由進出。不少中老年婦女，推著手推車，或提著菜籃，好像去大陸趕集一樣。那年六月的一個早

晨，我一個人提著一件簡單行李，一直走到中方的關口，有個女海關人員問我要護照，我才知道自己早已離開了澳門，進入中國的領土了。

在拱北市區乘了一輛小巴士，在路上搖晃了四個多小時，來到了廣州。車子停在廣州火車站對面的站前路。一下車，便可見到好幾家賓館。我選了一家叫新大地的賓館，當年每晚只要六十元，屬於「中下檔」，還過得去。這條站前路，車子稀少，行人也不多，在廣州這個好幾百萬人口的大都會，可說十分幽靜難得。而且，走不到五分鐘，便是火車站了，是個十分理想的中途棲息地。從此以後，每次到廣州，必定住在站前路這些賓館。

吃過中飯後，走到火車站，準備買一張到長沙去的軟臥車票。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自己買火車票。一走進售票廳，裡面的人、汗味和氣氛，便讓我覺得暈眩。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人，擠在同一個那麼大的空間裡，而且每個人看來好像都那麼粗蠻，隨時準備打架的模樣。售票窗口有十幾個，每個窗口前都有一條人龍。這些人龍彷彿永遠那麼長，永遠不會移動般。排在隊的後頭，不知要幾個小時才會輪到。我無助的觀望了一會。

突然發現有一個窗口前的人龍最短。原來，那是專供外賓、記者和人大代表買票的，看來正好適合我。我擠到那裡去，只有五六個人在排隊，不久便輪到了。這時，才發現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幾乎到我的下巴，矮小的人不知怎辦。洞口很小，僅僅可以容許一隻手伸進去，好像古老監牢裡給囚犯送飯用的那種小窗。周圍都是厚厚的水泥牆壁，沒有任何玻璃。只有透過這個小窗洞，才能見到裡面的售票員。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張她自己的辦公桌子。從小洞望進去，她坐得老遠的，至少在一米外。我唯恐她聽不見我的聲音，只好大聲喊道：

「請給我一張明天十六次，到長沙的軟臥票。」

「拿証件來，」她說。

她看了我的護照，非常友善的告訴我，十六次車是開往北京的，票不好買，建議我不如改坐剛開辦的七十六次。這班車只到長沙，而且開車時間比十六次早了一個多小時。票價九十四元六角，要收外匯券（外匯券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取消）。

我沒想到那麼輕易便可買到一張軟臥票，高高興興的把一張當年一百大元的外匯券奉上。當時，我還不清楚外匯券和人民幣在市場價值上的分別。一直到後來才